

山水有灵 藏在九寨

■刘进霞

长久以来,我迟迟未赴九寨,并非身有牵绊,而是始终笃信:这片沉淀亿万年地质灵韵、浸润千年岷山文脉的水土,容不得仓促擦肩。它值得一场静心等候,一次心境相合的郑重奔赴。终于在去年清秋,我踏秋而来,赴九寨之约。

车沿岷江北上,山势渐高,天色渐窄,化作山谷特有的幽蓝。过松潘古城,路开始盘旋,山在雾中故意藏匿,将真容一层层封在浮云与松涛之后。树由浓绿渐次递变,金黄、赤橙顺着山势流淌而下——尚未入园,眼已先醉。

入山首遇盛景,便是诺日朗瀑布。作为国内最宽的钙华瀑布,三百余米水幕凌空垂落,奔流于断崖之上,声震空谷,水雾蒸腾。斜阳穿雾,晕出一抹浅浅虹影,悬浮山水之间,浑然天成。古来文人多以笔墨咏瀑,可李白诗中壮阔,置于眼前实景亦显单薄。天地造化的磅礴,本就超然于文字辞章之外,无需笔墨点缀,自见风骨。

九寨之魂,不在峰峦,而在星罗棋布的百余座海子。藏民族敬水崇山,以“海子”冠湖名,予清冷山水以温柔信仰。百海之中,五花海冠绝九寨。湖水色调玄妙空灵,介于苍蓝与翠碧之间,随天光流转、云影浮沉,四时百态,无一重复。从地质肌理而言,独特的钙华沉积地貌、分层水体对光线的折射与散射差异,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绝色水色。湖底沉木静卧千年,岁岁被钙华层层裹覆,在澄澈见底的碧波中缓缓消融、静静存续。腐朽与永生在此相融共生,演绎着自然往复不息的轮回大道。科学可以拆解山水成因,却无法阐释人立湖畔时,被纯粹大美击穿心底的震撼与安宁。珍珠滩则藏尽九寨流水的灵动。浅水漫过嶙峋钙华石滩,被石骨分割成万千细流,跌落之际碎作满滩珠玉,在秋阳里跳跃闪烁、肆意奔流。较之瀑布的雄浑铿锵,这里的流水鲜活舒展,温柔且有力量。一刚一柔,尽现山河弘美气度。

“九寨”,语出“九个藏族村寨”。早在汉人所知之前,藏族便已在这片山水间世代耕牧。树正寨、荷叶寨、则查洼寨——这些村寨或迁出景区,或仍在山中,藏式碉楼与转经筒在岚风中静静矗立,炊烟在暮晚从屋顶袅袅升,与山涧雾气混而不分。树正寨前,金色转经筒随风缓缓轮转,老者静坐山间,神色安然,与山水默然相守。我伫立良久,恍然通透:走马观花是观景,心怀敬畏,与有魂、有韵、有灵的山河对话,方是真正的归山之行。

这片净土,亦曾历经淬炼洗礼。2017年九寨沟7.0级地震,山岩崩裂、地貌重塑,诺日朗瀑布局部坍塌,诸多海子浊水失色,盛景一度蒙尘。世人叹山河凋零,却不知自然自有生生不息的韧性。作为岷山山系核心生态保护区、珍稀动植物栖息地,九寨生态系统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。数载沉淀涵养,山河自我修复,受损景致次第重生,部分地貌经地质重塑,再添新生意境。

2019年景区限流重启,人为的退让与留白,让山谷褪去喧嚣。鸟鸣、风吟、流水重归山谷,历经劫难的九寨,得以静静喘息、缓缓新生。这场山河劫难,终成自然自我更新、人与自然和解的契机。

日暮人闲,镜海归于静谧。夕阳染赤远山,将一抹温柔玫瑰色铺覆山巅,山形云影尽数倒映湖面。水波不兴,虚实对称,天地两两相望,成就一种极致安然的圆满。偶遇常驻此间的摄影师,十余次往返九寨,依旧初见般心动。世间风物,多经岁月便会平淡,唯有九寨,历经沧桑依旧惊艳,岁岁如新。

一程秋山行,万般尘心净。九寨归来,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洗涤过了。说不清是什么,只是觉得,轻了一些,也深了一些。我想这便是九寨给人最好的馈赠:观天地自愈,悟世事从容,于山河辽阔处,安顿自我初心。

乡间草木

■易加钧

清晨,在入户岔道与水泥院坝的接缝处,一丛葱绿撞入眼帘。肥厚的叶片上,细碎的露珠映着初升的朝阳,泛着温润的光。俯身细看,不是贴地蔓延的牛筋草,也不是韧性十足的铁线草,而是一排脆嫩的马齿苋,扎根在窄窄的水泥缝里,长得矮壮敦实,生机盎然。

夏天高温少雨,晒得水泥地面都泛出涩白。按常理,这些马齿苋早该蔫头耷脑、枯槁发黄,可它们却偏偏倔强地舒展着茎叶,每一寸绿里都透着蓬勃的生机。

思绪回到儿时。那时的马齿苋,是田埂间最寻常的野菜。红薯地的垄沟旁、花生地的株丛间,随处一低头,就能撞见它们肥嫩的身影。放牛归来、割草间隙,捋上一把,带回家,焯过,沥干,撒上少许细盐,淋上几滴菜籽油,简单一拌,酸爽的滋味漫开,夏日的燥热瞬间消散大半,生津又解暑。

谁能想到,如今这般干旱贫瘠的夹缝,竟成了它们栖身之所。看着在晨光里轻轻晃动的马齿苋,恍惚间忽然明白,生命的坚韧,从不在于土地是否肥沃,而在于扎根的勇气。哪怕一丝缝隙、一捧尘土,只要心中有希望,把根深深扎下去,努力生长,再微小的生命,也能跳出困境,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黄昏,在屋后的产业路漫步,无意间,瞥见一簇簇节节草,或扎根在乱石缝隙间,或生长在沟边沃土上,蓬蓬勃勃,青绿一片。

节节草随遇而安,长在不同的地方,便有不同的姿态。沃土上,它能窜至一米高,茎秆笔直,节痕清晰,顶端抽出细碎的花穗,清俊又洒脱;碎石堆里,它收敛长势,只有三、四十厘米高,却茎秆纤细,节节紧实,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无论长得高矮,还是生在沃田瘠土,它的茎叶始终青绿发亮,风来,便舒展腰肢;风停,便静静伫立,不骄不躁,按着自己的节奏,慢慢扎根、生长。

在乡间,节节草随处可见,田埂、地头、坡边,总能寻到它们的身影。然而,由于不耐烧,做不了柴火;汁水寡淡,牛羊不吃,在村里人眼里,它是实打实的“无用草”。

谁曾想,如今这乡间的“无用草”竟成了城里人的心头好。凭着错落分明的枝节、干净素洁的青绿,它被栽进城里的花坛、家中的陶盆,搭几块拙朴山石,不但中和了百花的艳丽,更添了几分山野清趣。

节节草从未改变过什么。乡野无人问津时,它默默扎根,好好生长;被移栽进城市、受人珍视时,它依旧保持着原本的模样,清瘦淡然。它的一生让人明白:世间本无真正无用之物,一株草、一方石、一截枯木,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质与光彩。所谓无用,不过是未遇到懂得欣赏自己的人,未找到适配自己的一方天地。

院坝边,李树、枇杷树与梨树的空隙间,载着两丛牡丹。三年前的初冬,在洛阳工作的二姐将它们寄回家时,看着那几根干枯的枝条,我们心里直犯嘀咕:这素来被奉为国色天香、长在名园里的花,能熬过川东北湿冷的冬日、在乡野院坝里扎下根来?

冬去春来,李树抽出新芽、梨树绽出新绿,那看似枯死的牡丹枝条,竟也悄悄苏醒。先是顶出嫩黄的芽苞,再慢慢舒展成浅绿的新叶,长势一天比一天茂盛。到了四月,李花似雪、梨花如雾,牡丹借着乡野的春意,轰轰烈烈地绽放开来。碗口大的艳粉花瓣,罩着淡淡墨紫,层叠饱满,明艳大气,引得四方乡邻争相前来观看。

眼下已是夏天,暑气蒸腾,日头毒辣。院坝边的牡丹,早已没了四月里的惊艳。叶片卷着焦黄的边,叶子上留着连日暴晒的浅痕,枝条也少了往日的舒展。而一旁的太阳花、丝瓜花却开得热热闹闹,引得蜜蜂嗡嗡欢叫。

蹲下身,指尖拂过粗糙的叶片,想起春日里艳丽群芳的模样,再看此刻不争不抢的状态,心里不觉欣然。在洛阳的名园里,牡丹迎着万众目光,绽放极致的光华;而在乡野院坝、在果树的缝隙间,它也能熬过湿冷、扛住酷暑,与寻常草木一同沐风栉雨,安安静静地扎根生长。原来真正的国色天香,从不是只流连于繁华的绚烂,而是能沉于乡野的从容。



印象水磨

■师永刚

不管什么时候来到这座古镇,它都像被雨水刚刚洗过——石板路上的纹理清晰分明,老屋门板上雕刻的花鸟图案鲜亮如新,店铺里用白纸包扎好的青稞酒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哪怕随意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,那一方天地也仿佛一尘不染。古镇不嘈杂,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感受,就连同行的几拨友人也这样感叹:“这古镇咋这样干净呢?”

这座古镇叫水磨,在离成都八十公里。

其实,来水磨最好的时节是夏天。城市里喧嚣闷热,而依山傍水的水磨却洁净凉快,城里人便纷纷奔去。有位姓李的朋友在这儿建房售房,邀我去看他的“江山水磨”。我去了一次,隔了些时日,忍不住又去了几次。真是“桑下三宿”,生出眷恋了。

走进水磨,往右越过寿溪河,便是古镇。房屋大多是黄色和灰色,小街铺满石板,石板旁有一条水渠,宽三十多公分,水深刚没脚背,水清澈,汩汩有声。印象最深的是那尊牛头雕塑,倒立在街角转弯处的阳角上,两只牛角夸张地弯向天空,角尾贴在墙面两侧,大大的牛眼和牛鼻也倒悬着。这雕塑,占了阳角一半以上的面积。徜徉镇中,可见人们祈愿的白塔、“天下第一碉”……藏族、羌族同胞身着民族服饰,年轻人三五成群,相拥谈笑。他们脸颊红润,步履轻盈,像是踩着舞步。

他们确实是会跳舞的。有一次,天色渐晚时到了水磨,随意找了一家食店填肚子。店里有一位阿婆,头上搭着一大块红布,红布大得把两耳也遮了去。我仔细看了她的衣着:袖子是紫色的,围脖是黄色的,衣服自上而下有紫、红两色,腰间系着带图案的宽带,裙子是蓝色的,裙摆有齿轮状图案,红、黄、白、黑相间。

服饰整洁,色调和谐。

阿婆是藏族,名叫卓玛,快八十岁了。我问她:“阿婆,可以跳个舞吗?”她立刻高兴地在店堂里碎步跳了起来。嘴里轻轻哼着藏歌,双手在身体两侧上下舞动,身子转着圈儿。跳完了,阿婆说她年轻时是阿坝歌舞团的,随团去过法国、瑞典演出,还见过周恩来总理。

阿婆舞姿轻盈,说话声音细细的。

水磨的藏羌舞蹈、羌笛演奏、锅庄,逢年过节总要热闹一番。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在古镇里翩翩起舞,外地游人有兴致了,也会加入其中。李姓朋友这样说的时候,惹得我也动了心,想着一定要选个节日过来,好好热闹热闹。

水磨经历大地震后,对口援建的是广州佛山市,古镇便留下了佛山的印记:“飞鸿广场”上有黄飞鸿“大鹏展翅”的雕像,寿溪河上的“祥城桥”写着“佛山市对口支援工作组”,还有观景台……

我喜欢“不远不晚”露天茶园。茶园是圆形,规整着十多张茶几。茶园很有现代气息,除了茶,还有啤酒、鸡尾酒、咖啡、奶茶。

今年春天,与家人来水磨,又去了茶园,要了一壶红茶,十八元,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。

茶园四周的榆树,两人多高,树上有白色小花,也有纸做的红花,听茶园主人说,那是春节挂上的,没有摘下。我躺在茶椅上,阳光暖暖的,眯起眼瞧那红纸花儿,它就映衬在对面不远的青山里了——真是一幅好看的画呢。

我们坐着时,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上蹿下跳。我们喂它花生、瓜子(这猫真吃),它竟赖在茶椅上不肯离去。邻桌有几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喝奶茶,交谈之下才知道他们是阿坝师范学院的学生。原来阿坝师范学院就在水磨,学生来自全国各地。

暖洋洋的水磨啊!我禁不住即兴胡诌了几句,很俗气地记下来:

茶园几人悄然语
家猫摇曳上茶凳
红茶一壶闲一日
青山红花春暖时

“丹青水磨,不止于山水”——这不是宣传语,是我真真切切的感受。

雪原

第 1491 期